

新移民故事系列

绿卡梦

[澳] 毕熙燕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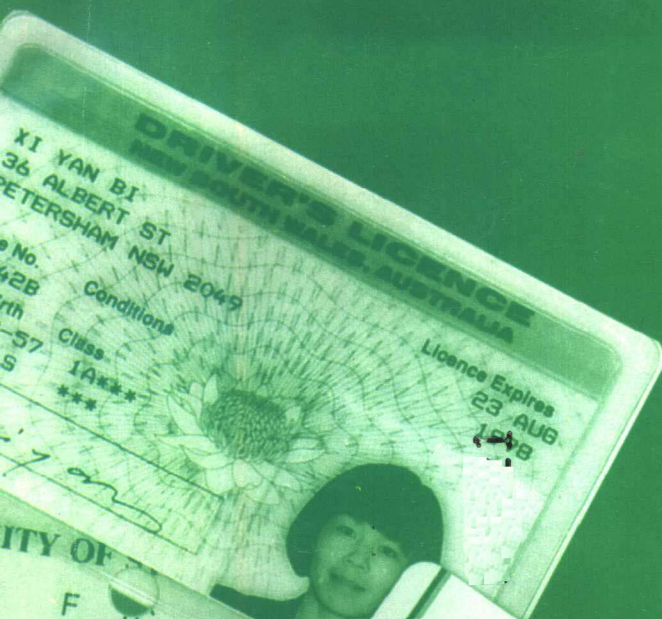


5

华夏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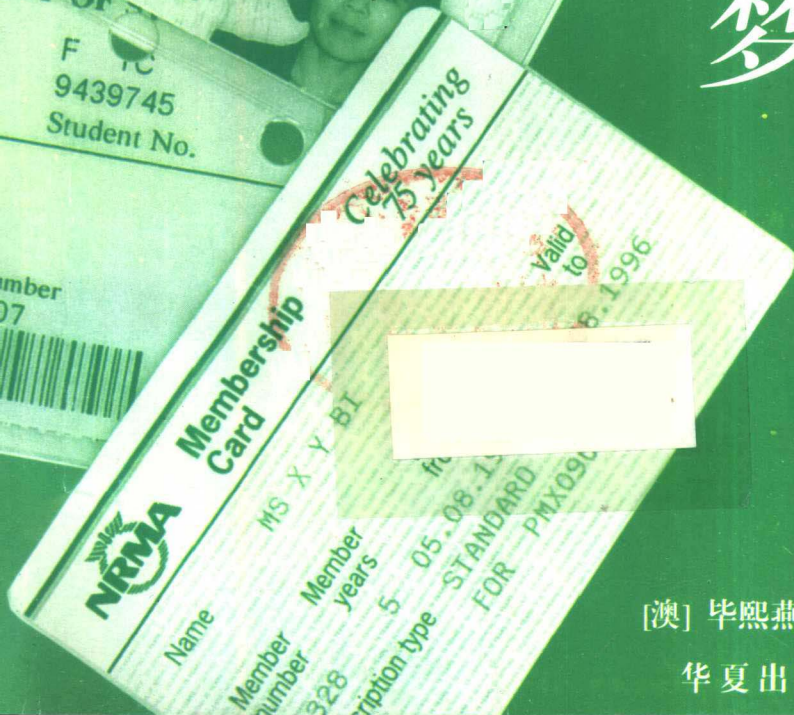
12425
1751
1

绿卡梦



ITY OF
F IC
9439745
Student No.

umber
07



[澳] 毕熙燕 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卡梦/毕熙燕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1(新移民故事)

ISBN 7-5080-0921-5

I. 绿… II. 毕… III. 感伤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20321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先锋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125 印张 173 千字 3 插页

199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21000 册

定价:10.80 元



作者简介

毕熙燕，女，1957年生于北京，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在本校继续攻读古典文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任讲师。1990年出国留学，现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讲师。主要作品有译著《婚姻家庭与个人自我完善》、英文著作 *CLASSICAL CHINESE READER AND GRAMMAR* 及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专著多篇。

大用外腓真體內充

返虛入淨積健為強

具備萬物橫絕太虛

一九三三年秋日書

竺菴同志之屬即希正之



邹易匆匆地走着。头上一块硕大的阴云将一片沉重的影子投射在地上，随风迅疾地移动着，好像是在追赶她。邹易心慌意乱地加快了脚步，直到那扇熟悉的、永远虚掩的大门出现在她的视线里，她的心律才略为减慢。她理了理散乱的长发，极快地四下里环顾一番，然后推门闪身而入。一双男人的大手伸过来将门锁好，又顺势将她揽在了怀里。

“没人看见你进来？”男人低声地问。

“没有。她肯定不会回来？”邹易照例反问。

一连串急促的亲吻和上上下下贪婪的抚摸代替了回答。邹易不由自主地回应着他的爱抚，同时挣扎着断断续续地说

道：“听我说，咱们真的不能老这样下去。你要不然娶我，要不然放我走。”男人的手突然停止了动作，紧贴的身体也闪出了距离，脸上又掠过那种分辨不清是痛苦还是不屑的神情。

一阵无礼的敲门声骤然响起，男人的脸色刹那间变得苍白。他一把推开邹易，转身而逃。这一下推得太狠了，邹易失去了平衡，向后倒去，余光里她看见身后的地板突然不存在了，她所倒向的是一个无底的深渊。

“别走，拉我一把！”邹易凄厉地惨叫着，猛地惊醒过来。

又是一场噩梦。邹易浑身冷汗地坐在床上。外面天已大亮。

邹易住的是两居室一套的楼房。略小的一间是卧室，里面摆着一张木制双人床，一个床头柜和一个衣柜。床罩和几乎遮盖了一面墙的落地窗帘是用同一种花色的棉布制成，白底上印着小型红色草莓图案。屋顶上垂着硕大的纸糊圆形白色灯罩，墙上简单几幅中国字画。大间是书房兼会客室。一溜排开的书柜里装满了各类社会科学书籍。一张极大的写字台设在书柜前面，沿着另一面墙是一排长沙发。屋子的各个角落都摆放着绿色观叶类植物。窗帘和沙发罩也是由一种绿色的、布满龟背竹叶图案的花布制成。这是多年来邹易精心布置的一个小家。

邹易拼命用凉水洗脸，她想尽快从噩梦中摆脱出来。以往噩梦之后，她常常会两眼发直地坐上半天，可今天她没功夫发呆。因为她昨天收到了澳大利亚使馆颁发的签证，她就要出国了！从八五年起，邹易就开始为出国留学而奋斗。美国、加拿大、英国，她前后写了数百封信，填过尺把厚的各种各样的表格，报考了三次托福。可都不是奖学金没着落，就是专业不对

口。她本来已经死了心，可没想到从八八年起，又掀起一场赴澳大利亚学习语言热潮。虽说去澳大利亚一没学位，二时间又短，可毕竟也是出国呀！而且还便宜。尽管在邹易心目中与澳大利亚有关的印象只是袋鼠、海滨和大歌剧院，可她实在是太想从那场没完没了的噩梦中摆脱出来了。而只有出国，到一块全然陌生的土地上栖息和反省一番，才有这个可能。邹易认定了这一条。

迅速地穿戴好，早饭也顾不上吃，邹易推上自行车便出了门。她要到大学里去办停薪留职手续；要回父亲家和他说一下出国的事情——因为学习语言只有半年时间，她事先没有告诉父亲。然后她还要和老同学姜建明去买飞机票。最近去澳洲学语言的人很多，机票很紧张。虽说离开学还有四个多星期，可人们都说早去几周，先找到工作是最理想的。姜建明有朋友在民航售票处。

一提起姜建明，邹易就不由得佩服。他们俩过去是北方大学中文系的同学，毕业后，邹易接着读了文学硕士研究生，姜建明分到北医教大学语文，几年后又绝无疑有地拿了个高考自学医学学士学位。这个人比较内向，但办事情却自有主张。比如这回当大家从使馆拿到澳大利亚语言学校情况简介时，人人都先盯着最便宜的几家看，可姜建明却一定要报贵的学校，“澳大利亚是个以市场竞争为主的国家，贵贱自有其道理”，他这样说。于是邹易和他一起选了国际语言培训中心。从介绍上看，这是一所被澳教育部认可的学校。校长是个女的，照片上显得很有风度。校园很美，古典式建筑，宽阔的绿地，成群的鸽子，还有一些悠闲的或卧或坐的学生。小册子注明该培训中心还设有分校，位于著名的悉尼歌剧院风景区内。

学费、生活费和报名费，加起来共五千澳元，比最便宜的学校贵了将近一千块。邹易取光了积蓄又从哥哥那里借了两千美元，才凑够了数。她曾一度后悔上了姜建明的当。然而在拿到签证的那一刻，她由衷地感激起姜建明，因为好多报次学校的人都被拒签了。一想到能和这么一位精明的老朋友一起出国，邹易就觉得放心了许多。

“月亮走，我也走，咱们一起去澳洲……”哼着新填词的老民歌，邹易骑在自行车上，脚下生风地向前蹬去。

第一章

1

七月末算是澳大利亚的深冬了。可是在悉尼，当阳光从清澈的天空中照射下来时，到处仍是暖意洋洋。这是个星期五，天气格外地好。当艾玛·琼斯匆匆从城里赶回设在玫瑰湾的国际语言培训中心时，隔着不算厚的粗丝上衣，她竟感到了微微的汗意。她刚刚参加了悉尼语言学校负责人的一个联席会议，下午六点，即两个小时之后，她又要到大宝湾和丈夫斯坦吃晚饭。在这一间歇中，她要整理和总结一下本周的工作，同时做出下一周的具体计划。

她看过了秘书递过来的小山也似的信件及电传，对急需回复的做了相应的处理，又将一些不太急的钉在她的记事板上，把各式各样的广告宣传品扔进废纸篓中，又顺手清理了她的办公桌。看了看手表，四点四十分，还有一些属于她自己的时间，便信步走到学校后面的咖啡厅里坐下，要了一杯滚烫的浓咖啡，享受这一短暂的松弛。

生活简直就是一种挣扎的过程。艾玛常常这样慨叹。自从 30 岁那年她建立了这所学校起，这十年来她的日子过得是真不容易。头三年是没黑没白、拳打脚踢地开拓局面，使这所语言中心逐步建立起它的规模和名气；然后是和斯坦结婚。考虑到她的年龄，便接连生下了阿曼达和阿丽丝两个女儿。她又做妈妈又管理学校，结果是处理学校问题时，她为自己没能百分之百地尽心尽力而苦恼；照顾两个女儿时，她又觉得自己愧为人母，常感内疚。好不容易熬过了最难的几年，孩子们上了学前班和托儿所，家里的事也基本由一个佣人照管。两年前扩建改装丈夫的经济咨询事务所，在财力和精力上又将她折腾了个够呛。好啦，现在好像一切都步入正轨了，她应该坐享其成了，而且在青春尚未完全从身边溜走时好好放纵一番。可是这些该死的中国人又突然想起来到澳大利亚学英语！到哪儿不成，干嘛偏偏选澳大利亚呢？艾玛愤愤地想。她是真的不想再投入了，可是又身不由己。各类语言学校瞬间林立的形势，像一把火在烧烤着艾玛欲望的火种。丈夫斯坦对她的犹疑的轻蔑和不耐烦，像一块冰在冷却着他们之间的感情。她是欲罢不能了。两周前她下决心让斯坦在城里看房子，考虑建一所分校。今晚饭桌上的题目便是做最后的决定。

悉尼是一座美丽的城市，但并不是因为它的市区建筑有多么出色；它也不具备吸引人的文化传统色彩。它的美集中在无数环绕着它的港口和海湾上。玫瑰湾位于悉尼东区，和歌剧院及悉尼大桥隔海相望。海湾四周的岸势较高，各类建筑、民宅依山傍水掩映在层层叠叠的浓绿之中，远远看上去好似一幅色彩斑斓的巨幅风景画。艾玛的学校坐落在最高层。沿着

浓荫遮覆的深深的甬道，来教书和上课的人可以将车一直开进后花园左侧的停车坪。停车坪的对面是一座简易而别致的咖啡厅，它由漆成白色的木框和玻璃窗构成，门窗的框架上缠满了四季开放紫红色花朵的藤萝。再往右是两个拦开画好的标准网球场。在教学楼的前面，是修剪得十分整齐的巨幅草坪，它被浓密的树木圈绕。草坪中央是两棵硕大的无花果树，树荫下错落有致地摆放着木桌和长椅。这本是一座传统的城堡式建筑。当艾玛从城堡主人破落的子孙手里买下来时，它已是破旧不堪、满目荒芜。可凭着一副搞建筑的人的特殊眼光，艾玛看出了这里潜在的美丽并不惜工本地将它重建成今日的规模。她尽可能地保持外部原有的古典风格，同时在教学楼内部装置了各类最先进的教学设施。这一切加上它所占有的玫瑰湾的最好的地势，使之在同业中享有极大的名声。

暮色降临，斜阳顺着地势的坡度将林木房屋及人的影子长长地拖在地上，格外戏剧化。夕阳逗留的时间也显得比别的地方长。坐在后院的咖啡厅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夕阳西下过程中色彩的变化：由浅而深，由黄而红。这一景色往往出现在人去园空的时候，便又呈现出一种静寂而凄凉的色彩。

艾玛手执空咖啡杯，如醉如痴地目送着这诗画般的色彩渐渐消失，方恋恋不舍地起身离去。

“神余”是悉尼最好的一家日本餐馆，也是艾玛最喜欢的一个地方。这倒不是因为她的多么爱吃日本菜——她在日本生活的那两年也是以西餐为主。她欣赏的是“神余”的环境与气氛。青灰色的日本平瓦铺就成斜面屋顶，房檐压得很低；黑色硬木制成古朴的门框和精致的窗棂，配上乳白色糙面高丽纸

糊的窗面；两盏旧式的上大下小的方形门灯矗立在大门两边，一面斜挑在屋檐上的白底上书大型墨字“神余”的旗子。在大宝湾中心街面上鳞次栉比的商店、饭馆的一片辉煌中，它独具神韵。对于艾玛，它尤其象征一种放松的享受。里面的装饰更是与众不同，左右两面乳白色墙上稀疏地挂着传统的日本折纸艺术品，但既不是色彩斑斓的和服，也不是招福的仙鹤，而是四张硕大的和尚的脸，它们被夸张抽象地折成喜、怒、哀、乐四种表情；而对着门口的一面墙上则悬着一挂巨大的木制捻珠和一个木制饭钵。艾玛不信教，但她尊重每一种宗教，她认为一门宗教可以使那么多人长久地追随必定是有一定道理的，“神余”的佛味不是已经将她俘虏了吗？

饭店里边的面积不算小，但却只摆了十来张桌子，桌与桌之间的空余因此很大，不像许多中国饭馆百十来张桌子挤在一起，摩肩擦踵的。一面简朴的屏风挡在通往厨房和洗手间的小门前，同时也围出了一个演出场地。每晚八点后在这里都有小型的节目。艾玛还记得她第一次请斯坦来这儿吃饭时，恰逢著名的日本天使吉它演唱团在此献艺，一组清一色的年轻女子以委婉的歌喉和抒情的曲调，恰到好处地为艾玛和斯坦初堕情网的心情做了渲染。

斯坦的事务所就在大宝湾，离“神余”只两条街之隔。他也喜欢“神余”，而且也是出于欣赏这里的气氛。不过，正像一句老话所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斯坦所指的气氛是由这里的服务态度和来这里吃饭的客人身份而组成的。

“神余”从老板到店员全部是男人，并且一式打扮。上身是半截和服，无扣掩襟，白底黑镶边，一条黑色布带拦腰扎住。背上印一黑边圆框，内书两墨字“神余”。下身为肥脚大裆裤，脚

下则是白袜和分趾拖鞋。头上各扎一条毛巾，看上去像一群古代士兵。他们动作起来也像士兵，上菜收盘不论忙与不忙，一律小跑。但在接待顾客、回答询问时则又耐心备至，脸上是永恒的笑容，伴随着不停歇的作揖打躬。用斯坦的话形容：充满富有感染力的奋进精神。老板名叫山田，一个干巴老头。他的形容举止更堪称奇。他眼睛总是半睁半闭，神情永远是似笑非笑，手持一串长长的捻珠，端坐在店门一侧的小桌旁。推拉式店门上端，悬挂着一串风铃，每当客人走入，风铃便会奏响，山田便会在脸上绽出一个淡淡的欢迎的微笑。艾玛开始以为山田是坐在这里监工的，可这么多年了，“神余”的店员很少换过，可见她想得不对。斯坦却不知从哪得出结论，说山田先生是那种深刻地领悟了人生的人，因而敢于直面人生。说到客人，大宝湾是个人尽皆知的富人去处，没有一定资本的人更不敢常来光顾“神余”。有经验、有成就的生意人才是“神余”的常客。一壶功夫茶往往伴随的是一场生意上的谈判。斯坦常说他喜欢的就是这里的竞争气氛。好在艾玛与他的感觉截然不同，否则她是绝不会挑这种地方来放松的。不同的动因使他们成了这儿的常客。每个月里总有两三个星期五到这里聚一聚，各得其所。

艾玛走进来，侍者宏藏立刻迎了上来。他先是毕恭毕敬地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然后一手接过她的外衣和皮包，另一手指点着靠左面墙的桌子说：“琼斯先生已经到了，请吧。”宏藏一向负责靠左墙的四张桌子，这通常是常客坐的地方。艾玛第一次来时，他还是个年轻小伙子。七、八年过去了，他的两鬓也隐约可见灰白色。但他一如既往地侍奉着这些客人。星期

五晚上的常客是菲利浦·邓肯,大卫·罗伯特,朱丽叶·奥利佛和艾玛夫妇。这么多年他们经常在“神余”见面,互相都有了一些了解。菲利浦拥有一个旅店,这是他家传几代的生意;大卫是个时髦的英国心理学家,据说是小有名气;朱丽叶是个五十岁左右、安静而忧郁的女人,传言说她曾是个非常成功的房地产商,十年前的一场家庭悲剧使她从此消沉。宏藏对这一切都了如指掌,就像他对每个人对饭菜的口味了解得一清二楚一样。然而这些客人对宏藏却一无所知。斯坦曾私下里对艾玛说:“这就对了!真正的生意人一定要在个人与生意之间划清界限!”

看到艾玛走过来,斯坦站了起来,他客气地谢过了宏藏,绕过桌子这一边亲自为艾玛拉开椅子。他们点了日式炸饺和辣鳝丝做饭前冷盘,生鱼片套餐和黄瓜干贝寿司作主菜。斯坦又要了两份杜松子酒。平时他们在饭前总要长坐深聊的,而今天功夫茶换成了开胃酒,说明晚饭并非今晚全部的日程安排。

俩人坐在那里,呷着酒,一时无话。也许是刚才走得有些急,艾玛的一缕头发垂到脸前,发稍粘在了口红上。斯坦隔着桌子,欠身伸手过来,将乱发拢到艾玛耳后,又用餐巾纸抹净由乱发勾在她脸上的口红印,并顺势握住了艾玛的手。

十年前,当艾玛为了购买玫瑰湾校舍一事而走进斯坦的经济咨询事务所的那一刻,她就被这一年轻而有名气的经济顾问的周到和善解人意深深吸引。澳大利亚大男子主义传统很深,尤其是在生意场上,一个女人常常被人小视。可是斯坦却由衷地给予了艾玛的计划以很高的评价和有力的支持。正是这种知音感赢得了艾玛的心,几年后他们成了夫妻。然而像所有的夫妇一样,蜜月过后,那种燃烧的热情逐渐冷却。艾玛

有时觉得丈夫并不像她想象得那般纯情。他的无微不至，其实不过是他那训练有素的生意人的风度。他欣赏艾玛不假，但不如说更欣赏她成功的业绩。艾玛说到底还是个女人，她有野心，但没到斯坦的份上，斯坦的事无巨细的精明和非成功不可的劲头常给她带来无形的压力，甚至有时感到乏味。她常常感到疑惑的是：他们到底是夫妇，还是生意伙伴？

最近一次矛盾集中在中国人来澳学习英语的事件上。在八六年事情刚被提起时，艾玛像多数同仁一样，没有把它当回事，他们都不相信一般中国人能拿得出四、五千澳元来。她承认那是个错误的判断，因为到了八八年底，已有一万多名中国人抵澳，而且是方兴未艾。多数学校都沉不住气了，纷纷投入，而艾玛仍是按兵不动。她当然不能对别人说这是因为她40岁了，不想再折腾了。她的借口，也同时是她深思熟虑的结果是：现在起步，为时已晚，恐怕得不偿失。一，中国人来势凶猛，可是否源远流长无法确知；二，她的学校在各方面都是一流的，即使中国人真成为永久生源，她早晚会得到他们的，所谓货好不愁卖不出去。但是斯坦却指责她是胆怯和幼稚，生意人最根本的素质是不放过任何机会。他不断地提及此事而且日益表现出不满和烦躁。最后艾玛让步了，同意在城里建一个分校，因为众所周知中国人既要学习又要打工，交通便利是他们报学校的首要条件。艾玛一边尽量说服自己她这样做是对的，同时脑子里却怎么也摆脱不了一个缠人的问题：如果她不这么做，她和斯坦的关系会怎么样？

望着斯坦因得意而发光的眼睛，艾玛发话了：“说吧，是什么最新消息？”

斯坦没有急于回答，而是笑意盈盈地端详着妻子。艾玛一向与那些一进入商界便总是一色西服打扮以显示其身份的女性不同，她的衣着总是别致而潇洒。宽松飘逸，突出女性美是她择衣的特点。此刻她上身着了一件淡绿色无领开身粗丝麻编织衫，下身一条深绿色细纺丝麻长裙裤，脚上是一双黑色半高腰皮靴。她有着一张瘦削的脸，鼻子嘴巴虽属一般，但配上那双独特的灰绿色大眼睛，便十分不一般了。此刻这双眼睛在她绿色服饰的映衬之下愈发像是两块绿宝石，泛出幽幽的光芒。她留着齐肩短发，此刻用一枚深绿色天鹅绒制成的发夹将头发别了上去，露出白皙的脖颈，衬出无领开衫的魅力。认识艾玛已快10年了，斯坦仍然由衷地欣赏她的姿色。这是个难得的女人！斯坦清楚地记得10年前，他是如何一下子被她超人的机智和动人的相貌所征服的。作为一个生意世家出身的子弟，斯坦向来认为执著、顽强和十倍的聪明是人生奋斗的原则，而艾玛从第一次见面就给了他这种印象，他毫不犹豫地向她展开了攻势，而且至今认为他得到了最好的女人。确实，前段时间艾玛有些失落，但谁又免得了失误的时候呢？她最终不是找回了自己吗？此刻，面对妻子，他觉得这个曾一度以超人的智慧改变了生活的女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叫人失望的。她所需要的就是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而这就是他，斯坦的职责。

艾玛被丈夫的目光盯得不好意思，她挥手在他眼前晃着说：“嘿，醒醒！”

斯坦一把揽过她的手，使劲捏了一下说：“你今天真漂亮，真性感。”然后他松开手，坐直了身子，换了一种声调：“现在说说买房的情况。”他接下来大致叙述了两周来在市中心跑房子的经历，一句话概括却十分难。现有的房子不是不适合办学